



## 记忆

## 打铁

石熙才

小时候,我所在的村庄由两个生产队组成,大约有五六十户人家,二三百人。虽然当时的物质匮乏生活贫苦,但好像一点也不影响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自由和快乐。每天满村子疯玩的我们都巴望着偶尔会有外面来村子的手艺人、生意人等和各色走村串户的能工巧匠,好让我们看新鲜看热闹。只要听到村头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音、货郎悠远清晰的拨浪鼓声,或猛然传来某种卖东西的吆喝、铜锣声、大鼓声;抑或是伙伴飞奔而来大声报告啥啥玩意来村子了,立马就会聚集起一群大大小小充满好奇的孩子们。

因为那些属于农耕生活特有的技艺、匠人和行当在那个没有玩具和各种电子产品甚至没有电的煤油灯时代曾带给我们多少新奇想象和无穷乐趣!像打铁、补锅、货郎挑、铲刀磨剪子、骗猪、阉鸡、卖窑货等等到现在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印象。这里来重点说说“打铁”。

每年春秋农忙前,会有铁匠师傅带领两三个或四个徒弟挑着炉子、煤炭、风箱、铁砧、大锤、小锤等各种工具,在村头的大树下面支起铁炉,安上风箱给铁炉鼓风。小徒弟卖力地“呼哧呼哧”一来一回拉着大风箱,铁炉里熊熊的火焰被一块圆耙耙样的东西盖着向四周喷着热烈欢快的火苗。师傅用长长的铁钳不时调整圆盖盖的位置并翻动正被燃烧融化的铁块,待火候一到,师傅迅速用左手钳出红彤彤的铁块放到铁砧上,右手抡起小锤砸向铁块需要锻打的地方,已做好准备的另两名徒弟早已抡起大锤依次跟着师傅的小锤用力叮叮当当锻打着,拉风箱的小徒弟赶紧停下小跑去去抡起大锤也加入锻打的行列;顿时火花四溅,响声震天。俗话说“打铁趁热”正是这个道理,“打铁需要自身硬”想必也是这样来的。一会儿铁块便有了所成工具的大体形状,这时铁块渐渐由红变黑,温度也慢慢降下来,初具雏形的铁坯子也凝固无法锻打了。师傅的小锤随之降低了速度和力度,徒弟们的大锤便戛然而止,一边抹汗一边喘着大气。这时师傅仔细从不同角度端详初具形状的铁坯,用小锤从不同的方向敲敲打打,然后胸有成竹似地把锥形放回炉中再次烧至红彤彤,再次在师傅的引领下一番锻打,一件工具就像模像样地成型了。很多物件有时需要重复这样锻打好多次才能成

型。然后师傅还会用钳子翻来覆去审视,去发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再烧红再用小锤亲自捶打,直至满意。最后成功的物件还要在炉火中烧红烧透,再快速放进一大木盆水中,噗嗤、噗嗤……随着水的沸腾声只见一股股热雾气腾空而起,这就是由来已久的真正的“淬火成钢”!一件农具或者其他物件就这样诞生了。

上面是有人定制的新器具,但铁匠离开铁匠铺子下乡主要任务是把每家每户集中送来的用钝了或生锈的铁锹、锄头、镰刀、镢头、犁头等各种农具重新淬火,使其更坚硬锋利。舒城土话叫生大锹、生锄头、挫锯镰刀等。现在我琢磨这“生”的意思估计应该是“新生”的意思。这在那时的农村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新生过的坚硬锋利的各种农具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磨刀不误砍柴工”似乎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一般农忙前多是铁匠生意最好的季节。生铁锹、锄头等旧农具就简单多了,把卸掉木把竹把的农具放进铁炉中烧红,看情况简单锻打后再迅速放入水中淬火成钢一次,接着由徒弟们用平锉把刀刃部分仓、仓、仓锉几下就可以了。有的农具甚至木把不用卸掉都可以完成,以至于民间有“铁匠冒次烟,顶上木匠砍几天”之说,当然这是从经济效益来说的。

现在看来,可以说铁匠和木匠都是农耕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重点手工业,因为当时的许多农具和其他用具都得铁匠和木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制造出来。二者对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耕社会生活的进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随着我国的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铁匠不知从何时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 随笔

## 在山间

陈允

秋天最适合休养生息,恰逢朋友来电邀我去皖南度周末,盛情难却,我便欣然接受了。周六早晨,朋友驾车从合肥出发,临近晌午时分由泾县汀溪乡苏红村驶入皖南“川藏线”。盘山公路蜿蜒曲折,遇路窄陡峭处,以往自己驾车还好,坐车反而有点提心吊胆。其实来这儿游玩也蛮惬意,体格羸弱的我不再有自驾游青藏高原的梦,来这也就心安理得了。

行至盘山路最高处,远远地望去,山坡上大小高矮各异的枫树丛呈现出一团团、一簇簇。颜色有高贵的紫红,有浪漫的粉红,亦有热情四射的火红,更有庄重的深红。朋友说:我只看到大红,你为什么看到这么多颜色呢?答道:眼所见,即心所为,没有经历磨难,何以取得真经?上苍为我关上一扇门,又替我打开一扇窗。别看我步履蹒跚,不能涉足云山沧海,但我的精神花园里总是姹紫嫣红、精彩纷呈。

盘山公路上,十几位装备整齐的自行车驴友队鱼贯而去,让人羡慕不已。不禁感叹道:三九天郊外骑车,三伏时下河戏水的日子不会有了。友人笑言:登山、骑车、游泳,对你来说就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答道:你只见我手脚僵硬、举步维艰,却不见我心依旧柔软如丝、温暖如春。

为了不错过两侧美景,车沿着061县道缓缓地向北骑行,遇怡人美景,停车留影。行至宁国青龙湾西岸,湖边浅滩生有大片的红杉树林,远远望去,夕阳下火红一片,宛如山脚水岸在燃烧。抵达枫树滩时已是夕阳西下,枫树滩也有大片的枫树林,枫叶在进入秋天后,颜色就一点点变红,红得跟火焰一般,不输北京香山淡静灵韵的红叶和稻城亚丁雪山下的红枫。

邀我去度周末的朋友是位生意场上打拼二十多年的“成功人士”,无需再为养家糊口奔波了,公司交别人打理,自己当了甩手掌柜。有钱又有闲,在皖南开了一

所休闲农庄。山里的天黑得早,刚过六点就催用晚餐了。端上餐桌的皆是皖南特有的佳肴:干笋尖烧肉、红烧山涧石鸡、板栗烧柴鸡、清蒸毛豆鸭脚包、牛尾巴鱼炖汤、宁国粳粳等,佐以山里特有的私家米酒,味道真的好极了。“食无竹人俗,食无肉人瘦。”这应当是徽菜中正宗的山珍美味了。

走出餐厅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山坳里爬上来,四周连绵不断山岗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循着小院旁的潺潺流水声信步而去,一条细窄的小溪缓缓地流淌,拐角处形成桌面大小的一湾水潭,残月如同半拉银镜漂浮于水面。一阵微风掠过,水面上的银镜转眼化作一捧碎银在轻轻晃动,煞是好看。

小院角落有棵桂花树,友人在巨大的树冠下支起一张小方桌,煮了红茶。一阵凉风过,金黄而小巧带有甜香的桂花洒满茶桌,也落入茶汤,别有一番情趣。友人间:过去凑在一起总喜欢吟诗作赋,此刻良辰美景,可有雅兴?我思索片刻:

香茗半壶煮时光,清风明月入心房;

万千思绪理还乱,只忧秋叶落桌旁。

晚秋的夜晚清澈如洗,没有灯光污染的山区,月儿显得格外亮明,满天繁星更加清晰。此时此刻,忘了工作未完结,忘了文章未收尾,忘了该看医生了,也忘了林林总总的烦心事。空间在意识里慢慢地延伸了、模糊了,时间也仿佛停顿了。

## 诗词

## 宣城谢朓楼感赋

许厚今

太守高斋吟自若,  
恣情山水发清音。  
诗仙低首青山恋,  
异代芳邻慰寸心。

## 游桃花潭

徐燕

桃花潭水涨春深,  
红雨烟波放棹寻。  
古岸踏歌留恋处,  
诗仙遗韵共长吟。

## 鹧鸪天·虞姬

严红

垓下兵围闻楚声,  
别姬一阙感苍穹。  
悲歌酒酌英雄泪,  
饮剑人亡烈女情。  
风凛凛,雨盈盈。  
芳魂化草向春生。  
萋萋梦入江东路,  
巾帕千秋播美名。

## 风土

## 东坡亭

丁建国

古代皖南宣城县南乡,现宣州区周王乡,有一个繁华的集贸市场,是自丘陵进山的入口,又是山里竹木顺河而下排放的出口,美誉:海洋之港口,故而称谓:“洋口”。也就是山外的棉花、五谷等与山里的竹、木、茶、碳、皮货等相互交易的商贸集散地。有茶楼、饭庄、银楼、客棧、店铺等。生意兴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宋,元丰四年(1081年),桃李芬芳,蜂飞蝶舞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晌午,一位约四十多岁,穿着简朴,气宇轩昂的先生带着一个仆人模样的随从,风尘仆仆的来到洋口河东岸,看见坡上有一个饭店,便文质彬彬地进店就餐。农家菜肴,美味可口,客人赞不绝口,夸得店主非常高兴,便迎上笑曰:“谢谢先生夸奖!斗胆敢问先生莅此贵干?”客人回道:“我是来你们这里面买宣纸的。”店主忙应道:“哦!我们这里面就是最早的宣纸发源地,宣纸质量好,品种多。”客人笑道:“早就闻名了,本人此次到宣城广教寺写经文,特抽时间专程来贵地打算多买些宣纸带回。”于是客人与店主相互含笑揖别。

次日,宣纸厂里面的人出来说:“昨天有位先生买了好多宣纸,向其随从说是苏轼。”“苏轼?”一位秀才惊讶地问:“苏轼可是当朝大文豪,大清官呀!”

后来当地绅士就在那里建起了一座“东坡亭”,以示敬仰!后因战争和瘟疫而毁。

2012年国家推行美好乡村建设,宣城市将此定为示范点,当地政府和村民又在原址重新竖起了“东坡亭”,让世人省念。

